

# 中共查禁民間教派政策之形成

宋光宇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生命學研究所、人類學系

宗教與社會研討會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系、佛教研究中心 主辦

民國 92 年 5 月 3 日

前些時候在台北舊書攤上買到一些中共公安局的內部資料。一本是天津公安局調查天津一貫道的記錄，有完整的組織架構，有詳細的名單，更有從天津來到台灣，在改革開放之後，回天津訪親尋舊時，公安局用紅藍鉛筆所作的記錄。可見他們用功之深，情報之細、記錄之全。一本是給各地公安局做為取締依據的法令集《取締反動會道門工作資料匯編 1948—1992》<sup>1</sup>。從民國三十七年他們初佔東北時起，一直到民國八十年編寫時為止，所有取締、禁止各種會道門的命令、通告都匯集在一起。

看了這兩本蓋有「機密」印記的內部資料後，對於中共為什麼要取締民間各種教派，反而有些迷惘。在《取締反動會道門工作資料匯編 1948—1992》這本書裡，一開始就認定這些教派都是天生的反動派，必需要加以取締。沒有說明為什麼要這麼做。

## 一、剛出延安時的一些命令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寇正式投降。中共在蘇聯的支持下，搶先一步接收了東北，成立東北局，來管理這個新佔領的地方。到 1948 年初大致已經完全控制了東北各地。是年 2 月 20 日由東北局發布了一個指示，要求東北各地的公安局積極取締各種幫會、道門和教派。這個指示是這樣寫的：

東北解放後各地之秘密封建會門極為活躍。最近在遼北之黎樹、四平、鐵嶺、海龍、開原、東豐、昌北，安東之賽馬、平溪、寬甸、安東及鞍山、營口等地發現一貫道、三理協會、白洋法、龍華佛教會、先天道、壽字會

---

<sup>1</sup> 公安部一局編印《取締反動會道門工作資料匯編 1948—1992》，1993 年 7 月。

等等，到處擺香堂拜佛唸經，大量發展組織，造謠惑眾，破壞我生產建改土改擴軍，打擊積植分子，尤以一貫道活動最為猖獗。顯系敵特壞人操縱利用。對此各地必需提高警剔，并採取下列辦法：

- (一) 應該教育群眾反復說明秘密封建會門的組織是國民黨特務及地富反革命分子的操縱利用工具，使廣大群眾脫離與反對這些組織。
- (二) 打擊其反動頭子，對進行造謠破壞，查有事實根據的會門首領應以特務破壞分子名義加以逮捕，迅速追訊背景，抓住其破壞活動事實，當眾揭發，教育群眾。
- (三) 加強偵察工作，打入其組織，瞭解其內幕，有系統的經常的在群眾面前予以揭破。并挑起內部矛盾，使其內部發生鬥爭，以便于教育爭取多數群眾，提高群眾政治覺悟，孤立少數上層分子，達到分化瓦解的目的。

1948年9月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社會部也發布了一道有關處理一貫道的指示：

甲、 近幾個月來，我區許多地方發現邪教一貫道活動。據調查，韓城入道者，已有萬餘人，個別村莊居民大都加入。廊縣太樂區一個區入道者三千多人，占全區人口60%。綏德分區全分區入道者四千多人。且在繼續發展中。他如黃龍、洛川、郃陽、延安、臨鎮、米脂、鎮川、吳堡、定邊等縣，均有該道活動。某些地方尚有個別黨員，幹部亦被騙加入此種組織。

乙、 一貫道是一種封建迷信的宗教團體，幻想以此渡過戰爭、饑荒、疾病等痛苦而達昇平。這種社團通常易被反動階級及其特務所利用，抗日時期日本特務機關曾經利用過它，解放戰爭中國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在利用它。其在我區則完全起著反動的作用，他們宣傳：“入道後可以免災免難”，“打仗是毛主席蔣介石的事，死的盡是老百姓”，“蔣介石的天下不長久，毛主席的天下也不會長”，說“共產黨能打勝仗不能坐天下，將來天下是一貫道的”，“一貫道打仗不用槍炮，只要唸動咒語就可以勝仗”，又說“土改是魔王率五魔下界清算”，“革命是共產公妻”等等。對道徒宣傳封建道德，驅鬼敬神、拜佛、磕頭、燒香、捐資、納費，曠日費時，影響生產，麻痺群眾革命意識和階級覺悟。

丙、 因此，一貫道的活動必需肅清，但應以爭取大多數，孤立為首分子，打擊特務及首惡為方針。具體辦法應採取：

- (一) 適時地在群眾中揭露其迷信、欺騙、造謠、落後、反動的言行，以及可能被敵特所利用的危險性。以說服教育的辦法提高他們

的政治覺悟，使其自覺的脫離一貫道的組織和影響，以達到逐漸孤立瓦解之目的。絕不可採取解散逮捕等行政強制辦法處理，造成與我對立的惡果。

(二) 對其中查有實據的特務及首惡分子應發動群眾按處理特務及首惡分子的辦法加以處理，就是說不是科一貫道分子的罪，但也不得因其為一貫道分子而就不論罪。

(三) 進行內部偵察，配合兌開調查，了解其組織狀況，活動方法、政治關係、內部黑暗及群眾反映等加以研究。內線偵察應進行至該道徹底絕跡，不得中途停止。入道者有轉好而又與外面宗教團體仍有聯繫者，可利用這種關係伸入蔣管區開展情報工作。

凡目前存在有一貫道活動的地方，應按以上方針與辦法處理，並將處理情形向上級報告。

仔細想想這兩則指示，有很玄妙的地方。第一，延安、米脂、定邊等地，是中共的老巢。1934年中共在兩萬五千里長逃之後，就在這一帶落腳。到1948年，已經有14年之久。這十五年的統治之下，怎麼還沒有把這些反動會道門清理乾淨？反而在1948年突然冒出一貫道來？不是警察工作不力，就是邊防不嚴，被人滲透了。

第二，這些指控一貫道的罪名怎麼跟國民黨指控一貫道的罪名如此雷同？共產黨指控一貫道是國民黨的特務，而國民黨也指控一貫道是共產黨的特務。到底是那一方的特務？也許兩方都不是。而是另有原因。雙方都指控「入道可以免災免難」是反戰、反政府的宣傳。

從這本工作資料匯編來看，中共在他們的建扛過程中，每佔領一處，就會發布同樣的告示。1949年中共佔領了華北，就由負責統治華北的華北人民政府發布〈華北人民政府解散所有會門道門封建迷信組織的布告〉(1949年5月)，佔領山東之後，就有〈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社會部關於處理封建迷信道會門問題的指示〉(1949年6月20日)、〈山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取締會道門的布告〉(1949年6月28日)。接著佔領蘇北，又有〈蘇北行政公署布告〉(確切日期不詳)。在這一年的裡，在東北更加緊取締一貫道，於是有〈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處理一貫道等封建會門給各地的補充指示〉(1949年5月)、〈遼東省社會部對目前反封建會門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意見〉(1949年8月4日)、〈東北行政委員會布告〉(1949年8月9日)、〈東北局社會部關於封建會門問題給東北局的綜合報告〉(1949年但確切日期不詳)。

在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羅瑞卿、劉少奇等人都對取締會道門講了重話。從羅瑞卿的談話中可以體會當中共從地方割據的政權搖身成為可以宰制

全國的政權時，如何急切的要設法摧毀各種幫派、會黨和教門。羅瑞卿在於 1 月 1 日的全國公安會議作總結報告時說：

目前在黃河以北及蘇北、西北若干老區，大體上搜捕射務、登記反動會黨，取締會門的階段走過了。．．．．

在新區，半老區，主要是華東、華南、西南地區，在一切新解放城市和即將解放的城市，首先進行搜捕工作，逐步有計劃的建立城市管理，進行反動會黨團的登記，解決幫會問題，建立長期偵察工作，加強機關保衛和經濟保衛工作。農村中主要是限期肅清土匪，其次是徹底解決農村中國民黨、三青團問題，然後再解決會道門還鄉人員問題。

1950 年 1 月 30 日〈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關於繼續打擊一貫道等反動封建會門對策〉這篇報告的內容來說，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東北局在 4 月 27 日決定對一貫道等封建會門採取依靠群眾，打擊頭子、爭取被騙道徒，摧毀組織的方針。．．．7 月 20 日開始採取統一行動。經過了 4 個月的轟轟烈烈的工作，先後共逮捕了主要、次要道、會門頭子 2806 人，解散與暴露了大小佛壇 6649 處，破獲了企圖陰謀暴動的會門案件十數起，搜出了大批反動的書籍、武器、謠言、乩語等証件，並經過廣泛而又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後，公開聲明退道的道徒有 50 餘萬人。這樣就給了一貫道等封建會門以嚴重的打擊。基本上摧毀了組織，教育了群眾。

## 二、一貫道的對策

面對中共這種趕盡殺絕的壓力，這些會道門怎麼辦呢？一貫道把這種取締看成是一種信心的考驗。一方面要求信徒正心誠意，把自身的錯誤減到最低點，一方面也鼓勵信徒要堅定信心。可是這麼一來，更讓中共冒火。在 1950 年 1 月 30 日〈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關於繼續打擊一貫道等反動封建會門對策〉這篇報告提到這些對策：

但是從最近所獲得該道天津總壇的指示，和各地反映的情況來看，問題還是嚴重的存在著。他們仍有躍躍欲試，企圖死灰復燃之勢。如在天津總壇指示中，一再要求道徒，第一要做到“三清”，即“聖凡清、錢財清、男女清”；第二要做到“四正”，即“正身、正心、正言、正行”；第三要做到“五明”，即“明身份，明責任，明規矩，明方針，明天時”；第四要做到“九慎”，即“慎言、慎行、慎動、慎居、慎鄰、慎考、慎魔、慎人、慎願”等等。更為了堅定道徒對他們的忠實，便告訴們們的道徒說：“每個道徒須受考十次，最後百人之中抽一人成道，在受考後出獄，須開齋破戒，爭取群眾化。”又說：“以前三寶已露，今後應更換三寶，把傳道改為傳教。”以利用我允許信教自由的政策等。

一貫道在台灣碰到各種取締和禁制時也是這麼說。以前我實在想不通「傳道」和「傳教」之間有什麼不同，可是像韓雨霖、限文運等道長級的人每次在講這個「道和教的分別」時，總是顯露那種落漠的神情。再多問幾句，就會得到「你不懂。」的答案。當一貫道於民國七十六年正式解禁，可以成為合法登記的教派時，韓雨霖道長就在各種場合講「從此以後，不是『道』，了只是『教』了。」那時我是真的生氣了。「好不容易把套在頭上的緊箍咒拿掉了，感恩都來不及，怎麼還在講這些扯後腿的話！」現在看了這份材料，總算可以體會韓雨霖當時的一些心情了

在這份文件中還提到當時一貫道所做的一些對應措施：“

同時在各地的活動中，也有了新的變化。如熱河豐寧一貫道已有 11 處佛壇改設在最偏僻的窖洞中和隱蔽的窩棚；凌源一大佛壇，密設于高牆深院中，還有的設于荒野的草棚裡；另有四處佛壇，重新訓練三才，進行懺悔，開秘密會，封點傳師；瀋陽的一貫道正籌備重擺佛壇，發展組織。錦州的一貫道開會號召道徒捐獻冬衣飯費，營救被捕的頭子；鞍山、齊市一貫道均自動開齋，轉入群眾；承德破獲之頭子孫福祥擬舉行立愿大會，然後夫婦隔離，坐修三載，聲稱：“壬辰年（52 年）龍華會後，便是萬教歸一，佛國世界”等。同時各地謠言也復猖獗。如誣蔑挑撥中蘇友誼，重彈世界大戰老調。當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錦州女點傳師李茹軒即說：“這可應了‘九國神州亂中原，亂遍江北與江南，只剩西蜀半魏地，亡國奴兒過大年’的壇訓。”等等。

上一段所提到的要求信徒注意言行，並不會引起中共太大的不安，可是這一段所提到的壇訓，中共是會帶給人民災殃的預言，才是惹怒中共的導火線。在台灣，國民黨查禁一貫道的藉口之一，也就是這種有關國家的預言。

這是留在天津的一貫道面對巨變時所掙取的一些措施。大體上說來，就一個修道者而言，他們總是相信「修身」是可以避開災難的主要辦法。如果真的躲不過，那就不畏犧牲。把這種犧牲當成是上天對自己修行是否虔誠的考驗。可是對民國以來反對中國傳統宗教行為的人來說，這些反應措施無寧是在對他們做無言的抗議，不僅不會有所感悟，反而火上加火，暴跳如雷。中共的生氣是可想而知的。

### 三、背後的一些糾葛

蔡少卿<sup>2</sup>和李世偉<sup>3</sup>對於這個問題有一些研究，把他們兩人的研究和《取締反動會道門工作資料匯編 1948—1992》這本書合起來，大致可以瞭解中共要積植取締民

<sup>2</sup> 蔡少卿《中國秘密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

<sup>3</sup> 李世偉《中共與民間文化》，台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 年。

間各個教派的政策是怎麼形成的。

## 一、早年的相互利用

中國地方大，幅員遼闊，人們外出工作、或從事貿易的時候，一定需要他們的幫助，方才可以存活下來。於是有各式各樣的幫派、會黨或教門的出現。在筆者翻讀有關史料時，得到一個粗淺的認識，那就是說，幫派和會黨大多是青壯年人結合在一起，從事一些團體合作方才可以得到的利益，如走私南北貨、私鹽、毒品、開妓院、開賭場等事。而教門大多具有「生可以托足，死可以埋骨」的自力社會救濟的性質。可是在中共的眼光中，這些不同性質的團體統統打成「反動派」。李世偉利用蔡少卿的報告，對這一段恩怨過結有總括性的說明。

1926年，中國共產黨剛成立不久。華北發生紅槍會事件，聲勢十分浩大，單單河南信陽一起就有七、八萬人參加起事。在安徽、江蘇、江西等地也出現各種響應的團體。因而引起中共的注意。中共一向主張「農民起義」，這是絕佳的時機，可是中共又標榜要「反迷信」，一向視這種會黨教派為反動組織。這種矛盾卻在現實的利益之下，得到妥協，暫時把「迷信」問題放在一邊，先爭取利益再說。因此當時的總書記陳獨秀就站在鼓勵的立場發表意見：

任何民族中封建社會時代的農民，他們的思想都不免有頑舊的免彩。他們的行動往往偏於破壞而不免於野蠻，這本是落後的農民原始暴動之本色。

中共剛從江西井崗山竄逃到延安時，力量非常的薄弱，需要天下英雄豪傑來幫助。於是毛澤東就在1936年7月15日以「中華蘇維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對哥老會的宣言。在這個宣言裡，極力讚許哥老會在辛亥革命和陝北延安革命基址的貢獻。表示共產黨人和哥老會是同病相憐，同遭統治階級的壓迫，在宣言的最後，號召哥老會「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下聯合起來，結成親密的，兄弟的團結，共抱義氣，共赴國難。」並歡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會山主大爺、四路好漢都派代表或親來與我們共同商討救國大計。」<sup>4</sup>

1936年7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爭取哥老會的指示》，

---

<sup>4</sup> 〈中共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哥老會宣言〉《鬥爭》105期，1936年7月。

## 二、各地到底有多少信徒

中共中央西北局社會部關於處理一貫道的指示：(1948年9月6日)

「廊縣大樂區一個區入道者三千人，達全區人口60%。綏德分區全分區入道者四千人，且在繼續子展中。他如黃龍、洛川、郃陽、延安、臨鎮、米脂、鎮川、吳堡、定邊等縣，均有該道活動。」

東北局社會部關於封建會道門問題給東北局的綜合報告(1949)：

東北一貫道、佛教會等各種封建道門、會門組織，是極其普遍與相當發展的，據過去不完全的統計，各種會、道、教門的信徒，約有45萬人。另據此次被拘之一貫道道長供稱，僅一貫道(包括天理、人情兩派)即有道徒50餘萬人。如再加上佛教會、先天道、後天道、九宮道、老母道、白洋(註：應該是「白陽」)教、白蓮教、中門正教等30餘種道、教徒眾，則其數將達60萬以上。……

(一)在此次鬥爭中，基本上摧毀了一貫道的組織，逮捕了頭，部分佛教會中門正教等迷信團體遭到了打擊。根據6省4市不完全統計，共逮捕了一貫道等各種封建會門大小頭子2649人。並由此而發現大批秘密組織。如熱河一省即暴露了一貫道大小佛壇2622個。單暴露道徒就有74000餘人。哈爾濱市暴露了5個系統大小佛壇190個，包括道徒50000餘人。遼東暴露了10種道、教、會門，包括道徒90000人。……

僅哈市即搜出電台一部、黨員守則隱語信件44件、反共謠言稿本43件、各種反動迷信書籍23676冊，黃金30兩，銀子700兩，現洋2700元。……以及作掩護據點所開的織布、火柴、醬油、皮革、針織、木柴等工廠8家，置有房產50餘間。……

(三)在此次鬥爭中，暴露了隱藏我內部的反動會門組織。發現我們的區委、農村支部、村政權和武裝內部，混入了大批的一貫道徒，甚至有的想篡奪政權，積極活動。熱河圍場兩個區的公安助理員，一個區的區長都是一貫道徒。另外一個村的支部書記、武委會主任，村長、財糧委員、婦會主任址參加了一貫道組織。左旗1、6兩區的青年委員(均系中共黨員)都參加了一貫道。豐寧三個區婦聯主任便是壇主。1區的34個幹部有34個幹部是道徒分子。吉林九台沐石河區委是點傳師，加荷區宣委、農業生產助理、胡家區一個屯的全體幹部都是一貫道徒，永吉大黑山村長(中共黨員)、副村長(中共黨員)既是封建會徒，又是三青團(按即國民黨的三

民主主義青年團) 諜報分子，二人設計打擊支書，企圖掌握村政權。在部隊中，赤峰大隊一個連長是一貫道徒，圍場支隊一個連 120 人，有 80 人參加了一貫道。此下，在工礦企業中，也極為嚴重，吉林豐滿電廠，在 1700 工人中，就有 500 人參加了一貫道。營城煤礦工人，一貫道占三分之一以上。諸如此類例子，舉不勝舉。由此證明，不僅外部存在著敵人，就是在內部也不能高枕無憂。．．．．

(四) 在此次鬥爭中，教育了幹部和群眾。我們的宣傳教育工作上是有着很大的收獲。．．．．．尤其是展覽會作用更大，旅大展覽 10 日，有 63000 人參觀。經過這樣宣傳後，許多道徒會後紛紛向政府聲明退道，計聲明退道者，熱河 75743 人、遼東 22000 人，履行登記者也有 70000 人。嫩江 16370 人、本溪市 1500 餘人、哈爾濱 14100 餘人，且有點傳師 38 人、壇主 221 人、三才 34 人。

這是標準的官腔官調，把不利的‘因素報少，把有利的因素報多，造成勝利的假像。第四項的數目遠高於前面幾項所提到的數目。

1949 年 10 月 30 日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期間同羅瑞卿等同志的談話(節錄)：

聶榮臻司令員：會道門問題，各地都有。特別是一貫道，其組織遍及東北、華北、華中，黨徒甚眾，例如東北即有 50 萬。下層分子多為基本群眾，上層分子多為地、富、特務，政治上堅決反對我們。但只東北基本上打垮了他們的反動組織。

1949 年 12 月 19 日東北人民政府關於一貫道等反動會門的財產處理辦法的通令：

據哈爾濱、遼西、吉林、旅大、黑龍江等地報告，在反會門工作中曾暫時查封、凍結一貫道等會門財產計有工廠 13 座、商店 26 所、房屋 4 處共 166 間。



三、中共害怕的原因

四、中共所採取的對策

五、執行上的偏差